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編輯

張 宮處中參閱

何大復文集

疏

何景明

應詔陳言治安疏

因災修省

公平救節禁不遇古人不獨以文章確一代也今北
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
地已易名而公尚未得滋深為缺典
小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綸音，痛切無不感動

流泣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
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
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
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
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
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
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
勢積成改赦何及臣上原天意下安人心近觀人事
遠考古筭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欲圖理

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憊。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憚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

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爲忌。陛下尤宜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順旨事乃寢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

此言行國是。

之辭。上裁則制度不墮。功實不謬。名器可正。其大臣
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併爲罷斥。而
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
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
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夫言苟切心。
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
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
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稱
時事。爲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

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做戒之後。必有餘樂。
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
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
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爲
此乎。晉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
于雉雊之異。是臻嘉靖之効。陛下深惟感悟。稍一
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
之業。亦何足取哉。

書

與潘司

救荒

頃者 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 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畷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鑒而來勢方迫

往。固。無。及。矣。來。可。不。念。乎。

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知慮紓還猷布隆惠以寬民

生承 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卹。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 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爲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爲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泉鑿纓諸物。屢下于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締絡。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

歛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
黃河之役，築城修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糧
數百里，歛者已半，而莫爲中止。工役之勤，如管也。前
者因民劫掠爲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爲便宜。
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爲之爪
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
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爲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
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
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佑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

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
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
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此。其少得不足償貸。
反因是等歿耳。聞目覩。可爲痛扼。此。可。入。管。子。語。夫欲有所與。必先
爲去其所奪。養馴菟者。不蓄獵火。植茂樹者。不伐斧
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泄之。沸不
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剗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
未去。而欲興一利。以收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記

信陽修城記

築城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成。集予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虧蔽，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寧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爲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庠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西縣

鐘。又置漏小南門。甃城上。竇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是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圖度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鎧。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羲。梁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氏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鄰。政貴人和。不以險塞爲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木者亡之。管大盜之入汝。

南也。更有棄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歟守吏也。寇則踰垣。踴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歟。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末弗治也。是役也。審君經始。闢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闢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禮教。以經之所爲。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序

鄭子權郎中序

大同糧儲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
茲擢子爲不憚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
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
暴取凶不改歛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
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憚景明聞之見鄭
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
褊人北門之詩在可不頌也多求親而憤疏庸士多待易而脫艱馬越險則
駑駿別刃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
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燔，嚮者多焦；導水不滲，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己爲害己。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弘羊敗於害，劉晏敗於專。不害不專用之，爲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

王漢陂文集

記

王九思

壽州正陽鎮新修城垣記

正陽鎮城

正陽鎮在壽州南六十里，淮水自桐栢來，直走其西，人家負水而居，幾七千戶，舟楫所通，四方商賈，無有遠邇，畢會于此。蓋中都第一鎮云。上即位之六年，正德辛未，江北諸郡盜起，盜嘗至穎上，迫于正陽，居人戒嚴，幸無事。越明年壬申春二月，兵備僉事樂平李君天衢巡行穎上，會盜數千人，亦同日至，攻圍甚急，盜又數十騎東行，劫畧去正陽二十里，所人乃大恐，訛言驚擾，爭走逃避，相蹂踐，有溺水死者，當是時

文登叢公自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廬鳳諸郡會出按部聞潁上門跳驅至正陽其日盜聞即解去鎮之父老豪傑相率頓首謝公進之告曰夫難度者變易失者時此鎮繁華誑盜之地蓋思永圖以輯爾後不然終患奈何僉復於公曰惟西長淮之險可恃無恐其三面受敵若浚土引水水以環之土以垣之垣以樓之人以守之是亦一策公曰僉我其視哉視已日可度地得千二百二十有六丈度人得二千六百七十戶公曰河廣惟四丈深半之工

力則視其戶而上下之、三面爲門、門有樓、有橋、垣之上爲樓、十有七所、離列惟均、名曰敵樓、凡樓則選諸富而義者獨爲之、否則數人合爲之、於爾何如、父老豪傑齊應聲曰、幸甚、乃進鳳陽府通判方賓、又進宿州判官侯經、督其任、俾遄即功、無戾於小民、未幾、報河渠成、又未幾、報門報橋樓成、凡三旬、有三日、凡三十萬工、乃刻石而記之、以文屬壽州同知王九思、

固原東路勦修白馬城記

創築邊城

嘉靖壬午以來、陝西邊鄙多事、是時少傅兼太子太

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還庵先生楊公方致仕
居京口其乙酉春天子用廷臣集議起公公辭至
再三有詔改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
師西征公既至開府固原所以朝夕籌畫者邊防大
計靡所不周蓋嘗下令許豪傑言事便宜於是守備
固原都指揮僉事劉君文上復於公曰固原故戎馬
四馳之區也弘治正德中明公癸議於中路預望城
增設平虜一所其西路紅古城增設一堡募士委官
操備虜見其如此乃于東路入寇以撤都城白馬林

爲穴由此而南，深入至于平涼，而嘉靖壬午虜大舉入寇，時正由撒都城也。狂瞽妄議以爲撒都城之地不可無一城也。于是下固原衛苑馬寺勘議，指揮符深、副長張子儀、合辭言曰：夫撒都城者，雖界清苑草場，然地勢孤懸，久不牧放，且其地善水草，頗稱肥饒，宜悉築城以斷虜道，使其白馬并墩堡亦宜改築，近水展築月城，占據水頭，使虜騎不得以南向飲馬，庶虜患可息。固原其寧靖云。今叅政成君文是時以按察副使兵備固原，公乃進告之曰：夫成功者不計其

費圖又安者不憚其勞。若撤都城之役是也。其會同都指揮劉同卜日興事。乃是年八月初吉工興。十月以成事告。更其名曰白馬之城。作南北二門。南曰永寧。北曰阜康。皆公命也。城內作官亭二。作倉廩若干楹。是役也。力則固原平涼軍民及清平萬安二苑卒。凡若干人。食則固原州及彭城板井廩米。以石計若干。器稍把若打鐵磚瓦木物。則官爲辦置。銀以兩計若干。既乃照例懸賞募士千餘人。設操守守堡官各一員。每士給近堡田百畝墾種。俟十年後量徵子粒。

備本城用。而是時移檄巡撫陝西都御史王公行令
布政司于原坐附近城堡。厥米量撥本城以備按伏
官軍。於是固原之地。中路則有預望。西則紅古。東則
今有白馬。保障之形既建。操備之念恒存。則虎山以
北虜騎難入。平涼以南。郡縣可安枕而臥矣。

序

賀總制大司馬松石劉公破虜奇勲序

破陝西虜

陝西固原州總制三邊大臣開府之區也。邇者廷臣
建議以爲花馬池者。北虜入寇之外戶也。固原其室

家也。外戶不守。如室家何。請移總制駐花馬池。而因原則巡撫陝西都御史時往臨焉。則聲援相接。外內有備。庶虜患可息。邊境其寧謐云。議上。天子報可。乃今年夏四月。總制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松石劉公往涖花馬池。乃八月中。虜大舉入寇。數萬人過花馬池。聲勢甚熾。先是公常制火器築邊牆。空握壕塹。虜以此不敢入我境者。蓋四五年。不意其一旦至此。公大怒。斬二指揮以徇軍中。曰。不用命者。有如此。而又下令各城堡。清野堅壁。勿與戰。待其自困。又集三

鎮之兵分守要害待其返截殺之。踰數日虜肆野掠無所獲果大因而返。于是寧夏總兵任傑自賀蘭山後乘虛而入。擣其巢穴斬首百八十級。獲被虜男婦若干人。駝馬殆不可數。分守下馬關陝西總兵魏時邀截斬首百五十餘級。分守乾溝榆林之官兵截殺吉囊之次子。及其妻若弟虜乃大哭。聲動數十里。遼人以爲自設總制以來戰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贈延綏副總兵時公序

破河南流寇

天下自孽寺竊政毒流虐醜及于元元遠邇迫脅咸

擾弗靖，兩京畿內之地，河南山東四川諸路盜賊並起，劫掠邑聚，攻陷城池，燔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或逃亡，守臣馳奏，朝廷以爲憂，下大臣集議，兵部臣言：各路兵壯，徂于承平，勇怯相半，賊勢如火益熾，未易撲滅，惟西北各邊鎮智勇之將，素著勲績，剛悍之卒，習與虜戰。陛下幸聽臣言，選擇征調，分布各路，責以成功，即盜賊可計日定。惟陛下察焉。上可其議。于是延綏副總兵都督僉事時公奉命來河南矣。今年二月朔，至陽武，行與賊遇，賊號二萬衆，公所統

士纔二千，且戰，下令軍中曰：敢後者死。士人人殊，歿戰，戰甚苦，賊大敗驚，乃遁去，斬首三百七十八級，獲被虜婦女幼男三十六人，馬騾三百四十二匹，馳奏。上嘉悅，賜之勅，曰：勞苦副總兵，爾率邊軍，跋涉險遠，首與山東賊遇，即能大挫其鋒，智勇忠勤，足稱委任。今河南賊衆尚繁，生靈甚苦，爾與諸將協心畢力，大功早成，自有恩典，以酬爾勞。爾其懋哉。公自陽武之戰，又與賊戰西平，斬首四百六十級，又戰于洛陽，于六安定遠，斬首五百級，賊懼走上蔡固始，又追及與。

戰斬首二百四十級。前後擒獲男婦共四十九人。諸將亦各力戰有功。于是元惡就擒。或自經。或餘黨數百人。爲我軍所擊殺。晨夜奔突。若魚在釜。糜爛漸盡。可跂足待。公以鳳陽湯沐之地。皇陵在焉。擁衛防

獲。勢無容已。于是駐節壽春。偵候四出。日報無虞。嚴刑戢下。噤無敢譁。城中寂然。安堵如故。父老幼僮仰

戴歌頌。比于父母。客有劉子實者。秦富平人也。晨詣

大有古風

軍門求見。公曰。客欲何言。子實長七尺餘。潤面廣鬚。髯抗聲。秦語曰。大將軍苦于風塵。願獻牛酒饗士。非

有他願也。公曰：義人携之上，與語甚悅。是時予罷官者數矣，道阻弗果于去。公聞予名，躍馬見訪，予往拜其門，則子實已先在。禮竟，長揖，向予曰：太史公寧無大將軍一言乎？蓋聞諸易曰：師丈人吉無咎，夫丈人者，老成持重之稱也。其歷年多，其涉世深也。其臨事懼好謀而成者，也是故有不戰而戰，戰則勝矣。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此之謂也。公今年六十餘，累樹邊勲，爲時宿將，其用兵如老醫，用藥隨病以施，即應手愈。巨寇底平，論功錫爵，封萬戶侯，行有日矣，敢以爲公。

賀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破四川流寇

七年壬申春河南廬鳳諸郡盜起。是時九思同知壽州。會有歸命弗果行。繼聞延綏諸將南出擊賊。戰甚苦。而將軍都督僉事時公驍勇特甚。夏五月將軍駐節于壽。九思上軍門謁拜諫。又一月賊平。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逼于漢中。聲震關輔。門庭之寇。其憂又甚大也。未幾時公用河南功。掛印平賊將軍。進秩右都督。賜蟒衣玉帶。以步卒三千佐太子少保彭公西

出擊賊，當是時四川諸盜先後以次平定，獨廖麻子者衆至數萬，攻劫郡邑，殺害憲臣，禍患深至，不可撲滅。我軍既至，少保公曰：賊乍降乍叛，或言撫吾以爲攻之便，于將軍何如？將軍大聲曰：賊之罪，上通于天，巴蜀之民肝腦塗地，恨不啖其肉。又戕殺憲臣，兵法不云：賊賢害民，則伐之。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竊以爲攻之便。少保曰：如計不可不早爲戰。于是將軍下令軍中曰：吾與若等去家數千里，深入擊賊，賴陛下神靈，少保之威德，宜取之易，雖然無敢或怠。意

則殺汝矣。當是時，乘河南之勝，三軍皆勇氣百倍，與賊戰于漢州、潼州之間。賊衆大潰，追亡逐北。凡生得若干，斬首若干級，獲老幼男婦若干人，計其終始，財十有五日云。捷聞于漢中，而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命九思紀之。九思受命而賀曰：迺者河南之役，兵殊死戰，民不憚擾，成功則甚速，斬獲則尤多，意者兵因險而愈奇，勢勝而易揚，歟！將軍嘗言我武人不讀書，惟是委身以報國，誠心以卹下，推斯言也，雖古名將何以過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

華亭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參閱

康對山文集

奏議

康海

擬臺諫奏免投尉刺舉下

奏免投尉刺舉

此文全錄自漢疏體

臣惟三王以禮使其臣故功烈高尚後世莫可京也
陛下何不一切以禮自居使臣子人人自安以相成

皇明經世編

康對山集
卷之一

奏免投尉
刺舉

平露堂
卷之三

陛下之功烈，使並名三王，同符二帝，傳之萬世乎？夫臣之於君，非有父子之親也，遠父兄，辟鄉土，非有親戚倚廟之樂也，動之有法，行之有制，非有優游自恣之趣也，然而任爲斬刈流徙，而莫爲之怨，勞瘁其職，而不敢安者，此非必陛下之聰明，家照而人覘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其君臣之義而施報之禮，所由於祖。

宗之制者遠也。今奚所制而輒廢。

武廟初立投尉
祖宗之舊變立

制宗百條也。尖內尚中實爲主也。

新式使臣子人人疑懼，狼狽莫能自盡哉。夫微疵小

過此雖賢聖不免也。况中才之士。待教而善者。魏文
侯戰國衰世之主。尚不忍以二卵棄千城之將。况
陛下之明聖。乃數以微過細事。困辱豪傑。後何以爲
訓也。夫文書期會失報。非鬻賄獄訟大壞國法也。叅
詰簡寡。求以勿濫無告。非圖蹈忠良也。臺諫止息時
弊。非引之已歸而後利也。乃皆許校尉舉刺。若覓賊
首。此何爲也。夫公卿大夫縉紳之至貴也。校尉廝役
之至賤也。公卿大夫校選之於鄉黨。進而策之於大
廷。慎而擇之於天下之公議。非若校尉。但以戶徭僉

派也。乃其制行知識，悉爲其所制。臣以爲大舛也。堯以禮任其臣，故羲和四岳效其職。舜以禮任其臣，故禹稷臯夔奏其功。彼其蹟非不崇，而智非不逮也。乃不聞有家緝戶舉之事者，彼固以爲不可也。公卿大夫者，與上共理治道，而致之民者也。臺諫者，與上及宰相共論治道，加之駁難審固，而授之民者也。古之人官盛任使，忠信重祿，以待其臣。尚恐不得其心，故於是有燕饗之禮焉，有體悉之惠焉，有推引之讓焉。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其

義如此深。而禮如此厚也。今又旁求博致。惟以能尾

○可○法○奇○奧○

萬一之謬。則欣欣然。遂以爲快。一繫詔獄。則不可更

辨其寃。由是言之。雖有伊尹周公之忠。固亡由申也。

夫中才之士。因所施厚薄爲效者也。非皆賢而有行

也。彼見上圖幸其罪隙。則必巧爲規避而逃之。是故

益相誣蔽以好其上也。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勵精求治。尚可得乎。陛下何不如堯舜之已事。

使臣下得人人安心。毋肯奸上欺罔也。夫校尉者。非

有士君子之行也。編之行伍。非有下士之貴也。脇威

以劫衆。非有禮義廉恥之節也。有權臣專操國柄。乃始用之。不知陛下大光明照之下。何乃猶爾也。夫忠佞賢不肖之辨。臺諫之舉至嚴也。唯陛下留意保惜。一以禮裁之。雖至亡行者。皆將修飭其身。願效陛下任使矣。况嘗盡心於事。毋擇其生死者。伏惟陛下圖之。

鑄錢議

鑄錢

臣竊以事有不得已而始爲之者。猶必盡視於情之所宜。宜矣。終或有窮焉。則亦未免病民而不爲便。錢

法本歷代初造。中衰之際。財用耗乏。不繼姑權宜爲之。以稍補塞焉。爾承平之世。財有定取。用有定度。奈何以遽起乎。夫所以遽起者。臣知太倉銀數不充。諸

邊饋運不已也。然其事勢所至。臣恐有五不可者。使

錢貨之流。去以假民。若一加禁。制無論得夫必致

錢禁一出。小民不知上意所在。必相鼓撼。以爲將廢

紛紛其擾矣

歷代所制。市者匿。收者散。相易者不相信。得者不以爲有。雖散之於上。而下已疑懼而不受矣。設有他事偶起。朝廷卽欲嚴法以驅。能易以用乎。此謂一不可。人居久靜而無所擾。則蠹蝨相雜。人心久安而無所

拂。則。譎。詐。相。起。百。姓。逸。居。無。事。朝。夕。所。念。惟。財。利。是。急。今。以。鑄。錢。號。之。天。下。彼。肯。兀。然。守。禁。而。不。盜。鑄。者。此○論○本○之○實○也
耶。盜。鑄。不。已。則。必。以。法。繩。之。嚴。法。之。際。官。吏。又。緣。以。償。憤。報。怨。民。則。有。死。而。已。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示。民。以。利。而。又。繩。其。爲。盜。恐。殺。者。日。多。而。鑄。者。日。盛。也。此。謂。二。不。可。况。事。安。於。相。習。疑。生。於。驟。見。諸。邊。之。民。習。於。布。帛。銀。穀。之。交。卽。易。使。之。以。金。彼。且。疾。痛。不。欲。以。爲。無。用。也。今。以。通。於。諸。邊。有。不。愕。然。駭。耶。於。此。固。有。不。可。以。法。相。迫。之。勢。矣。然。尚。無。足。懼。也。使。給。邊。錢。

權一切以此用之則大可懼矣北虜犯塞邊餉匱竭
○造○銀○論○折○色○無○益○實○用○
下運大起且不足繼况前此只收銀粟與布無妨於
用今易之以錢則能可以不懼乎此謂三不可且銅
炭非常積之物賦之所取亦有額限需之不得有司
必將別爲之所有不緣以求致乎今民安於無事奢
巧相競窮乏不克常賦所入尚煩縣官嚴限而不能
集而又益以此哉此謂四不可民安而動則驚惑煩
厭行錢之地習於舊錢之貴而新錢之賤一旦聞以
鑄錢行之則必以新錢不可久用即使畏法勉從尚

盜鑄之令殺人繁多。朝廷不忍百姓之死。革新錢不

行。中華。不。少。常。の。故。の。當。の。錢。の。者。の。白。の。他。の。而。の。市。の。は。の。所。以。紛。擾。也。

制。錢。之。禁。

鑄則蓄鑄錢者豈不深以爲誤已也。法不行。嚴而使
之行。旣行而又輒止。竊恐法之不可以示民也。此謂
五不可。夫五者之中。三不可爲重。而五不可繫治體
爲尤重。省財足用。自有經略。固不可專於一錢之有
無而已也。此不之已。時尚得已。非臣區區所能定論
也。謹議。

書

與王秉衡

關中事宜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纖眇，彼以倉卒小慧謂可進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于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剝樹膚發草穀以爲食，寧夏雖新淨蠶蠶，一被狼籍，倉廩虛尠矣，延綏甘肅諸鎮虜數梗道，居者不得耕牧，攬運者不得輪送，其害益數

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軌事者不思久遠，妄遂已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固飲藥昏聩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鬪，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

波聲矣

承平無備日久一有亡命格鬪官兵皆

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廟，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軌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

守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卽承命者未
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民私
若曰：卽莫之盛，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
也。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爲此而已。今軌事
者，徒以尊官崇階，握持朝命，抗厭羣列，悉取其約束
而更之，罷壯夫之置，寵無籍之人。採用民兵當取令郡縣另擇光棍
對州無市籍者，游惰之，人不可用也。游手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
取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
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



畏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爲厲已而勝盜勝盜者
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孰知其不可矣。
夫民自賦役之外。瘁瘁岬岬。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
給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
若疊緯積蕤。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
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
官吏徵歛無法。民兵未備。而百姓
之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
已。困矣。
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
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爲力

差算耶。此雖盡誅其尸。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又
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爲○善
者。世之所指爲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
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
今以官府升斗之食。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
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
手○孤○立○借○効○于○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於○我○促
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於○寇○我○之○間○在○我
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

○宋○人○之○行○

○保○甲○猶○尚○不○無○此○患○况○于○游○惰○之○徒○耶○

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爲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爲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押。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劍也。史記所載。除肇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略之故。自黃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爲武者。況今日羣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爲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爲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鼓

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危國亂邦。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弭盜。非愚則癩矣。兄於此何不急爲之圖。以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籍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斬志。游手無籍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古之人動難于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効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

著効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殞身死
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

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略

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彙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馴

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

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卽又萬不

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爲亂。此孟子所謂

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

伏放下。甘爲人役。有大盜小警。則赴順掬摸。無忌親

民志既定而後可固也。昔養游惰之徒。則走耳。

城守之軍保于民志

故甚至因財而異父也。若教之爲兵，資其食力，養藉以藝，有小寇卽亦可以小有勦績。大寇至，劫仇姓，殲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不可不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亟圖之，賜不肖以闡闡優遊之樂，則莫大之幸矣。况百二之險，萬萬之命乎。

與張邯鄲書

治盜

於公雖渺素交，然公爲鄉里豪傑之士，居官之聲動
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
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
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
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瘠

○其○所○望○也○不○足○爲○也

○當○今○之○流○寇○亦○正○知○此○耳○

氓精兵僅千人耳。旣漣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
過殘滅，井臼釜餽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

民徒

之道也。昔吾罹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

○用○何○患○乎○寇○乎

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况

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眡其步。當眡其趾。夫民旣以
覘彼之所爲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
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耶。此可以語邯鄲之民。
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
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者也。春和惟爲民自重
萬萬。

與姜武功計處樊伸等賊攻犯事宜

治寇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沐愛。比之甦
生。然有數事。輒令錄上。煩亟爲斟酌施行。則所益不

細曩時蜀漢征勦橫及無辜正坐軌事者不能先物

也對山章用此字法

軌事者謂之官事

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卽以

爲官事謂之者少之卽此比足數動其民矣

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卽至境賞罰之際果能倡

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

下場操演昔種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

矣何今異昔耶一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

及皆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卽送官查

近日賊軍用此技賺入城池

究夜有公差人至亦必遠瞭同行之人多寡然後索

其所執關文牌票果是真實方令守門布列執兵之

人開門照數放入。蓋恐賊輩乘機入，不得不謹也。
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搬置石子在上。每人以
三五斗爲率，以備緩急。仍令每五人具手銃一把，火
藥銃楔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石所
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遽近矣。一再擇各處
鄉村丁壯者，令編爲羣伍，除大密村鎮自爲防守外，
其零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堡堅
完，不惟遇賊可以勅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者亦
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驍勇

止守城也。不守村坊，以故百餘里者，賊得掠。以爲水穴，有軍又加掠焉。

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爲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力純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怯。全功可致也。一。各色入操人數。既令衣服整齊。器械精好矣。仍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旗幟。必其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之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檢察。毋使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八九

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摧。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匈奴可也。况無習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壘城堞者。待其功完。放回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里里老。先逐名點。闡明白的。無面生可疑之人。叅錯頂數。方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里老胡突搪塞。不行用心。致有疎虞。先反覆申論。以軍法從事。令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夥入。而遠近皆齊矣。點視

已畢領打關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瞭視緩急。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不至玩愒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門。則凡在城內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寇盜

地人孽人興亂。邇者二十餘日。往來興平西南諸村。哨聚村民。椎牛掠馬。肆爲大言。略無忌憚。當塗君子。

雖已識其將然。而施行處置尚蘊而不發。使不肖輩如坐烈火。忽見二十一日尊票到縣。乃知攻擊城邑矣。當此之際。若非執事事有素定。則倉卒相值。何以爲策。州一破。賊勢遙起。素被蠱惑之人。觀其行事。罔不不知從者。幾千萬人。而東指醴泉。南嚮敝邑。勢若破竹。夫復何忌。故今能不損一人。不勞餘力。坐致平定者。秋毫皆執事之賜也。已謹具書當塗。備陳始末。少盡執謝之私。此非不肖一人一家之幸也。新聞獲餘數多。斟酌區處。曲當其可。此又甚慰。復有合計事。

宜數件、隨啓申布、倘被垂察、或追來效、一此輩往來之地、止在高祖廟馬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

渭河則祖菴一帶、

而妻孥寄居、則郿縣東南鐵爐菴

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許久、時日蓋

村野之民、不知義理、與聞左道之言、便乃徹骨相信、

是以反覆牽連、膠固難解、而涇陽玄狐教妖人何啻

萬數、所視以爲進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舉耳、此舉

既敗、則是數處之人解體過半矣、今不預爲之計、萬

一賊勢復合、卽不敢復犯城邑、而鄉村剽掠之苦、何

日可息。茲欲以聞上司。急欲出告示。隨處張掛。將連

日斬獲之人。名姓明白開曉。某人常以樊仲妖術術

欲新散妖立如此便

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靡追來

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告示到日。有爲賊黨。盡

惑者。便宜洗心革故。自求多福。能將樊仲楊朴張和

董漢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卽許免其脇從之罪。

仍照河南四川首功之例。一體陞賞。其樊仲等經過

地方。曾與做飯送酒之人。乃一時被其氣燄熏赫。雖

是段更禁使反又安心

云法禁有違。亦出勢不得已。姑且免其究問。其壯丁

男子爲賊捉拏割髮塗面及著明賊簿闕誘脇從者

有自楚中來者告余曰爲流寇所擄之人皆在彼

原係被賊威劫之數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同若

月許即不家歸歸即每戰若能大同首者使得自

能改悟走回許自首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生理

歸也

其楊朴等果能改悟前愆將樊伸等不拘斬首生擒

送官投首亦照前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定賊

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函官庫矣一立

賞值信所以勵勇敢勸內逆之大權也近聞州上於

諸賊攻城之日大賞射者州中之人人人思奮恨不

身對賊鋒以收新效今聞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十

二日辰時賊衆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船丁各行
走避。村民數輩執兵追呼。各賊徑西而去。趕下馬匹。
地方牽來報官。姜令卽便賞與以勵其氣。諸賊恐追
兵繼至。從別渡徑去。雖因往來鐵爐菴寨。熟知道路
淺深。然舍舟而涉。蓋亦深有所不得已。其餘黨不數
百。正以事勢窮感。不能相及。以今料之。只在州城東
西及興平一帶舊行道路村舍。憑熟隱匿。若出給曉
諭。令各村挨拏呈報。除官定賞外。凡所獲賊人一應
物件。不拘馬騾銀兩。悉行給與。則遠近相傳。必多奮

○子○官○給○稽○留○人○得○法○賞○惠○矣○

○以○此○立○賞○勝○

迅更以隱匿不報與犯人同律召號則勇敢之士志
向既專而隱匿之家親疎靡諱不十餘日自首自縛
者源源而至謂孽蔓猶滋氛稜不消者吾未之信也

一二十三日見州上批廻本縣票帖云賊衆自言去

此乃虛聲以回其兇耳非事實也

喚所約銀兵及涇陽玄狐教私人復來攻城事之有
無雖不可料而備之曲折誠不可疎使賊果如今日
鳥散而去固已幸矣倘萬一如厥所言則倉卒之際
何以爲計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鐵爐菴寨打探賊輩
何在何往若果招誘銀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巡

檢于覲令其多方訪邏勦捕。有令去則山中小寇。不惟不敢輒同賊謀。抑且別爲巡邏搜捕。何也。伸等皆鄉村游手好閑之人。止以妖人誘引扇惑。偶至如此。山途巉險。旣所不閑。兵事尙伏。又安有見自寶雞。至鄠縣牢谷一應山口。各請上司指揮所在官司督人守把。賊必進退兩難。束手就斃矣。若賊尚在此地。畱滯未發。宜密行寶雞把塞隘口。截其西奔。兼移盩厔。揚兵致邏。遇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渭河道。但有淺窄。可以列渡之處。及一應通行行船渡。

皇明經世編

康對山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化三十七

口仔細隄防。不許擅便放賊北渡。乃徐陳師壓境。依前明加曉諭。立賞要成。則事更易圖。計無不獲矣。一玄狐教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處處有之。但不若涇陽之多耳。此教風行二十餘年。其妖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承奉。一飲一饌。妖師方下筯入口。其家長幼大小。即便跪請留福。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次第問安。倘蒙留侍枕席。卽爲大幸有福。其妖師者。又令此輩照水鑑形云。某後當有何福。愚民易惑。便爾

堅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旣希有官祿。志豈無懷叛。逆往歲藍巡撫在峽。僕嘗具書備言其事。略云此地十年之後。必有大憂。宜急爲之所。藍公星夜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事體。曉諭無方。致此輩托求太府。反謂官司生事。乃其官司亦不能禁矣。而此輩方且深根固蒂。聚貨通官。打點承對。搖手一呼。應者千萬。生員楊芝。恐貽害地方。具呈巡撫衙門。發縣跟究。縣官以受重賄。將欲故勘。復畏人言。竟以他事致芝於死。此後雖有豪傑。敢言之士。閉口不

必有大家之謀。庶所以邪邑之力。不能去之。

北草何能久聚

敢矣。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碍人衆。不若申達上司。但
摘其爲首之人二三十輩。斬首號令。則愚民將曰。彼
嘗照水。見有何官。今輒遭此。方來復有是人行妖蠱
惑。雖平日爲深信者。亦不信矣。此其陰隲於民。奚啻
萬萬哉。一此賊旣行叛逆。攻犯城池。上司將必加兵
搜勦。所過地方。不無玉石俱焚之憂。宜曉諭各處鄉
村鎮店屯寨軍民人等。急爲修築垣堡。立柵置兵。警
至則聲鑼相援。軍來則列兵示備。不惟賊衆見之寒
心。而要功之徒。亦無所肆其志意矣。一山東響馬四

川保兒皆深根巨盜。攻刺慣熟之人。比之此輩。實有
徑庭。各處鄉村之民。聞其聚衆攻城。曾未見彼技能
何似。便乃深自疑畏。甚至婦子離散。產業蕩棄。地方
生事之人。又復乘機劫奪財物。若不反覆曉告。令與
近村之人。自相保助。不許擅離本地。不拘反賊及乘
機之賊。併力擒捕。依前送官給賞。則外賊不惟易獲。
而內地復難驚潰。此又計之所宜先者。不可不慎也。

與鎮西將軍曹公

寧夏
兵變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巡諸公

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

兵變之機，先行，恐有傳氣亦。

此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

院事也。

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

忿。構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脇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

輩。爾逆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繫父母

妻子劫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憂國

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夏

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朝廷

必用誅殄爲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一信

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乖效順之心所謂爲賊
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詣仇鉞謀內應仇
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妻子之恨

卽未能啖肉嚙髓盡嚙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鉞鉞

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日得

矣况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後張

兵揚威遏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喻衆喻衆

則士卒之心無所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凡上

肉耳鄙諺曰以米煮粥以水植盜蓋此之喻也夫昂

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算埃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軍其股肱已悉剪矣。夫既剪股肱矣猶可爲全乎。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爲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陳元吉論寧夏糧運

寧夏糧運

久不奉問伏想起居多福爲慰。某有所聞敢輒上左右。然事勢甚亟幸無以爲緩也。日者各處起運寧夏糧餉者百姓騷擾不寧詢之人言比往時幹運丁糧

過倍不可復望生全。心竊怪之。及查原行文移。見其所處乖戾無序。失緩急消息之道。又爲舊曾部運得利之人。及貪靡不才之吏。虛爲聲勢。倚藉彌文。百姓無知。一以傳十。十以傳萬。虛恢越絕。遂無紀極耳。然聞之人言。寧夏麥價每銀一錢。今可買二斗五六。卽使納者奏集。亦當不減其半。便令再減八九升而止耳。今以原起改坐之糧。俱用本色。不拘米麥。務在各由本處自備。或朋合車輛運去。則一石之糧可用輸送本色郡縣艱苦故欲用時十番。遠徵之價。豈若每石就起價銀一兩或一兩。

折色也。然在。計則定實。本色耳。
一二錢坐派大戶。使如平日事例。責限嚴併乎。况小

民奏糧之際。計慮打點。及盤費等項。已數倍掠斂。而
又使之備車朋車。則一車之斂。又將若何。不肖不敢
遠喻。請以乾州協濟論之。其每車之費。且不下三四
兩也。而又遠數千里至寧夏耶。况其車實未能去也。

且令寧夏全無糶賣之人。苟持多價而起之。則由慶

不必本坊起解。但從附近有糧處所轉糶。此爲兩

陽以上。及諸附近寧夏有糧之處。轉糶僱載而去。亦

便

無有不可也。今又靡費均徭賦罰之銀。使石給三錢

以爲脚價。則每縣至少。不下五七百兩。廢弛如弊邑

者。又何以能辦也。且其將費之際。所應簽糧之人。不
○民○運○多○費○此○亦○其○一○端○
問升斗多寡。苟部運者以點閘勒其自行。則非厚得
遺賂安肯容之。附搭卽有豪俠之人。不從其圖而上
司來文。止有朋合共載之令。有安得不從也。故貧下
少糧之戶。尤被其苦。危動浮言。無足怪也。且今寧夏
事勢。旣已妥帖。主客之兵。又悉歸散。則安事如此急
運。借令新值寇逆。倉廩盪盡。便宜多撥內徵之數。令
倍照常糴納。其於急運。豈不尤易也。乃動以子粒爲
言。徒資部運之貪。亡益充足之實。願量照愚畫。再加

詳定星夜移下州縣，令勿騷擾，務量多寡追價，仍舊責付大戶，免起車輛丁轉之屬，再擇能幹官員，以爲布運而去。或在慶陽諸處糴運，或卽在彼糴納，要之以必完，價之賤貴，一聽自擇其便。發行數日之後，卽繫執親屬以警其怠。前後兩月之間，寧夏倉廩復有不完者，吾未之信也。

記

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平番記

平番

西戎諸番，在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

弘治之間。又不啻編民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茲有弗悅焉。及興師問罪。則應之曰。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襄首望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以來。洮有板兒若籠納。卽打魚岷。有刺。卽栗中。占藏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石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史受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戎震懼。望風納降。攄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誠布信。

松石公志○故○

我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強族有負固

者諸降戎自攻勦盡滅其種戎方悉平。己亥歲楊子

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洮詢諸故老考諸文牒嘉

羨公之休績謀諸叅議范子箕副使李子文中韓子

廷傑紀子常玉王子世爵僉事江子南徵予爲記以

示不朽予傷 祖宗以信義待夷狄其用命秉忠莫

如我也後乃不相干攝矣戎忍負中國耶得松石公

戎復用命秉忠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詎不信哉因擬其事以復數子之請後之繼

厥守者。慎思祖宗之法可也。時嘉靖十九年庚子春
三月朔旦記。

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平蜀

自己巳以來。蜀民不鈐。方土罔靖。天子震怒。爰命

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填益。財殫民困。賊勢益延。一時

其言得休。

受命之臣。瘁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不滅。隨撫隨叛。

於是

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勲。蓋

○ ○ ○ 概 ○ 本 ○ 在 ○ 此 ○

是時公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故將軍

皇明經世編

康對山集

平蜀

卷

平露堂

鼓行來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羣盜方叛走漢

綿。勢燄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誦。公曰。此若擣鼠宜

○案○旁○穴○者○陽○云○竄○突○也○

先塞其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

於丁丑。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又。巡

撫陝西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

以律不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曩聞征蜀將士

言。蜀中多巉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矛激

此段皆用兵形勢

弩。萬夫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窟凹。師弗習。往往中其

伏兵。平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

一相躋倚仆跌宕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餉不飽。士馬忽已大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士亦多首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填守要害。其故所往來之道。既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紀律之事。益申益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竒自爲竒。正自爲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修涸有素。宜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

然也。藍公與公同事，共勲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爲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爲盜，則公之德於蜀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爲何如哉？

張舜卿東征詩序

東征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盛。於時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爲之前。陸公行於

是以武選主事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叅將
某統遼東兵勦東路。十一月中。張興張旺率衆寇長
清章丘鄒平高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
賊必夜抵高麗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臥。擊。之。高。麗
去。貞。觀。鎮。十。五。里。四。鼓。先。令。斬。榆。棗。塞。巷。口。道。路。分
八。百。人。遏。要。害。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譟。而。進。賊。急
來。犯。我。師。盡。爲。榆。棗。所。罨。挂。我。師。於。衢。市。間。奮。擊。斬
獲。不。可。勝。數。而。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今日
賊。固。有。脇。從。者。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

得男女小大八百人。驟馬千數十匹。龍鳳旌旂及兵仗雜器三千七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

彥名圍荏平。舜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

尤奇

賊數十人。未失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

子爲百戶。縉紳大夫聞者皆爲歌詩以嘉舜卿績。命

曰東征大捷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

來與平蜀。其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

能克武有勇如此。聞齊彥明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

大賊也。方其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

一鋒。舜。卿。能。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已。偉。矣。其。高。麗。鎮
之。捷。張。興。張。旺。者。劉。齊。頡。頡。之。賊。也。寇。淮。安。立。敗。兵
備。兵。擄。知。府。劉。祥。不。一。年。集。已。至。數。千。人。直。隸。山。東
徐。淮。諸。處。所。過。傷。殘。毋。敢。撓。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
子。遺。此。非。表。表。然。具。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
孰。能。然。哉。其。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
知。幾。何。由。是。而。往。任。授。方。益。大。然。盜。起。固。有。所。由。皆
舜。卿。口。觀。而。心。悉。者。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爲
之。所。邪。鄙。諺。曰。治。壞。于。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

是時群盜向多故言

之情有受色

病痊劇之際者也。失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既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月丙申序。

姜武功平賊序

平賊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慨歎興懷焉。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迤邐未艾也。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九六千一與阜之力，可攘也。乃得巡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巡

○然○可○指○願○二○而○定○

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吾所謂賢且才者也失茲不言福將焉致於是以書予二公曰某地事十年後必有大憂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求倡始者數人薄治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溷溷乃藉是將要以一功也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喜

事往住如此

其重賂二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伸者多貲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伸意行諛於伸云伸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舉

熙然從伸，而伸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修武來者雲集，有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洎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廼於嘉靖乙酉秋集黨寇乾州。賴州之士大夫暨守方禦之，日晡逃去。走南山結銀兵，復謀北寇。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命曰：伸輩皆膏粱子，徒以妖師扇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卽果南奔曠場，必假道立節橋頭。凡濱水諸村落宜據舟密候其至，共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爽賊果至。諸村落

人執挺拒賊，悉從涉渡逃去，獲馬及器物，村落以馬來。侯卽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直此。於是人人奮志，思獲賊矣。日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伸所給號帖，已署有偽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涇成興醜，愚民爲賊惑者，舉不敢南邁。應賊賊居鐵爐巷五六日，候應不至，始決意趨曠場。又二日，賊首悉爲于效輩所擒，無一遁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東獻馘醜，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君子咸推功自侯，上功於朝，而侯之規畫誠已奇矣。武功

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破。賊合衆南下。必先甘心於吾縣。吾縣非侯。勢必大壞。又安有今日者。於是繪圖請序述其事於首。以報侯保全之功。許西子曰。伸之敗。人知爲救輩。設巧善獲。然發軔卽軋。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哉。及匍匐涉渭。志灰然盡矣。耆老之請。殆亦有所見乎。故予重之。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賀少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番序

平番

國家封哈密爲榆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旣強。又

受有 天朝顯封諸蕃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
土魯蕃強噬諸蕃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
制。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與師問罪擣其巢穴矣。
王師比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
畏固以執事諸公之過也。何也。國家以一統之盛
臣服萬方。土魯雖強竊據西北一席之地而叛服不
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方劇子則何恩是
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徒厯廟堂籌顧之憂無補疆
圍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又重聲譽而略綜核騰

○此○中○朝○士○大○夫○恒○休○

口說而賤事體故允蹈者少。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於原野。轉輸殫于道塗。非軌事諸公之過哉。天子嗣大曆服。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戎伍。改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茲事。公至萃邊方重臣於帷幄而論之曰。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賞斯恩焉。唯逆則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回鶻賈胡耳。仰華夏以爲利。藉黃虜以厚生。往昔侵方物而紉信義。勒貢獻以啓釁。尤吾輩固不欲仍乃仆跡。

矣。曷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羈使，納其貢，夷擊窺伺之惡，示歸土之諭。於是混淆者革，捍格者通。方物無掎克之虞，勘報無稽留之苦。觀其額天改

然自是始今不可復矣

過，出印獻城，則夷情大悅。夏德丕宣，可知矣。牙木蘭帖木哥土巴土魯番心服爪牙也。皆望風歸化，畢命致身而六十餘年難制之虜，一旦以笑談決之。固信義無紕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爾。當時執事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肅鎮巡挽留之疏，謂公是非可否，每明辯於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取必於智謀。

之末敢於任事而行人所難行善於應變而決人所難決遂能展布四體康濟一方斯實錄矣厥功旣聞天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卽當時之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後之觀者倘有取焉可以知國家之長計矣

碑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平虜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厲

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

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

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主之。寇寧

時故虜入恒得意主

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

衝截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巳卯虜

由定邊乾溝。剗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

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

率所部叅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

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臯可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個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刺都鹽池鳴沙洲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個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叅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溝。

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叅將史經劉潮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渠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馬二百又二，器物三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故海刺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雖其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

秣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皇
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
得以摠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爲難。豈不信
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
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後，謂爲再見。視威寧細溝，
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
贊皇度者矣。方諸簡牘，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
老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惟明九葉，薦
生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

內治既洽，恩被邊防。惠德有賚，拂義必匡。蠢茲酋虜，潛蠕幽荒。教旣未逮，螫亦屢猖。元臣若德，逖惠厥常。盤據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戒戢。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旣馘，乾溝亦襄。大舉反刃，鼠竄惟囊。恭惟神武，所向必戢。况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謫狂。稽勳考勩，咸協否臧。元戎丕奮，叅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惶。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勿忘。